



SHIQUANG HUASHI

江宏伟 画二十四节气

JIANG HONGWEI
HUA ERSHISI JIEQI



春
立春 / 雨水 / 惊蛰 / 春分 / 清明 / 谷雨 / 立夏 / 小满 / 芒种 / 夏至 / 小暑 / 大暑

江宏伟著

立秋 / 处暑 / 白露 / 秋分 / 寒露 / 霜降 / 立冬 / 小雪 / 大雪 / 冬至 / 小寒 / 大寒

SHIQUANG HUASHI



江宏伟
画二十四节气
JIANG HONGWEI
HUA ERSHISI JIEQI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时光·花事 : 江宏伟画二十四节气 / 江宏伟著 . —
合肥 : 安徽美术出版社 , 2014.1
ISBN 978-7-5398-4633-0

I . ①时… II . ①江… III . ①工笔花鸟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8563 号

时光·花事

江宏伟画二十四节气

Shiguang Huashi Jianghongwei Hua Ershisi Jieqi

江宏伟 著

出版人：武忠平 选题策划：毛春林

责任编辑：毛春林 责任校对：陈芳芳

装帧设计：吴智萤 责任印制：徐海燕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http://www.ahmscbs.com>)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14 层

邮 编：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604 (省内) 0551-63533607 (省外)

印 制：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8

印 张：30.5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98-4633-0

定 价：2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孙卫东律师

序



虞美人

人在成长过程是充满着盲目与偶然，谁也不知它的走向，似乎有些宿命的成分。在这盲目与偶然的巧合中，逐渐会显现出一些路途的轨迹，由此呈现了认识自己的一种意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定位”。因为多元的社会产生多种判断。常听人抱怨“现在的人浮躁，沉不下心来”。我也经历过“沉不下心来”的时代，那是一个刻板而单调的时代，是一个教条而封闭的时代。那个时代似乎没有很多让人值得出彩的“思想”与“作品”的成立。当然，也许有人会质疑近代的辉煌不是那个时代产生的吗？然而，深究它的原因，是接上了民国那动荡的地气，才成就了近现代辉煌的文学与美术。



写生山楂



盛开的二月兰



山楂写生

如今，信息——纷至沓来的信息，物质——无穷变换的物质，感观——层出不穷的感观，在拓展了视野、刺激了消费的同时，也动摇了纯净心灵，于是，得要“定位”——在丰富多变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不爱参加各种研讨会，更不爱参与没有结果的学术争论。都说争论能碰撞思想的火花，然而现在似乎火花太多，思想都烧尽了。无论是学术、教育、企业，甚至股民，个个都有理论，但少一个真正的“家”。



芙蓉



海棠夜景



葡萄架下画写生

定位，仿佛给自己安上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自然得添置适合的家什，参差些植物，润色自己的家园。

于是，我看八大、龚贤，如偶尔参观精雅的邻室，赞叹、羡慕一番，也就离开了；看赵佶、钱选，仿佛依稀在欣赏以前的老家，亲近间夹带一丝忆念的感情；看马奈、莫奈，如同进入洋人家的花园，鲜艳、明亮，耳目为之一新；至于毕加索、康定斯基似在远处看到散发着如霓虹灯般奇异的光亮，就像在巴塞罗那进入高迪的屋内确实好奇一番。

别人家中的东西是不能拿的，拿了叫偷。老家的东西见了合适的厚着脸是可以取上一两件，放在家中既安心，也可显摆一番。当然，房屋决然搬不走的，除非你做看家的人。

至于洋人家的花园中的各种花草你若连根挖走，那算窃，与偷同义。偶尔摘上两枝或收集些种子，碰上气候、纬度合适，也可发芽。但开出的花你得按洋名说，叫郁金香、康乃馨、矢车菊。如果在花园中参差一些会让花园增些色泽。至于在家中安上一些霓虹灯，奇异的一闪一烁，似乎太怪异了。

春分

从小就所有一块空地，便满想起植树的愿望。看到周围农舍千株万束的梨花，就想到自己的园中；看到桔梗瘦窄，海桐圆润如饱满鼓胀的翠江的翠柳，也想栽入园中……。找来树苗，在园中植了梅、杏、石榴、三瓣桃、桃、樱、桂等，价格以树干直径与品种而论。我欣赏的属果树苗木，不倒入商品房，但我还是三昧要一粒，大一岁的树。自以为大树，可粗枝细茎纵横交错，姿态万千，便于变，更入画。结果，伴苗者大一岁的树倒分枝都已截了，仅剩光溜溜的主秆与几枝被锯过的分叉。经多番了解才能知，大粗枝条，带刺的与棘枝为主枝。棘枝径身三十八，粗阳刺身四十八。因为枝叶的蜷曲，需靠地下不断根须。枝条数连着泥土，才能吸收水与养份。仙楂碧等，连大而深的根洞，在泥土下同样僵硬着的此僵硬的枝条，是一个地下的网结，看不见的倒影。
仙楂碧 碧桃
碧桃碧

于是，小区里美的园中，那些企业豪门的移来名贵的高大乔木，却或缺胳膊少腿使人似见光死立着，颤颤巍巍。她共过了些年，事出空枝，发育空叶，不是像呆立的蘑菇束枝，顶着高高的扫帚，进大门，中心在园内上撒十多米的银杏，据说挖了不少根从山西的果树，挖时大树木，原来根是浅脚和枯弱，到了北方，强蛮横的世界，禁锢，不能像它们一样，到它们的原生地。

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时光，生命，相续似乎都不是财大就能轻易办到的。

前不久到北京一位相当成功的艺术家的居所，隔壁已是一处人来人往的饭馆旁观。看到园中移栽的杏林、三见利身

《春分》部分手稿

家的风格可以多样，不必同一。偶尔在它家门口看些热闹，受些启发当然无妨。不必乱搬，也不要将自己置家的理念强加给他人，如此便越出“定位”了。

高更有幅名画《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如今充满诱惑的时代我不禁自问：“我到底要什么？什么才真正属于我的？”

目录

2	立春	114	立秋	
12	雨水	126	处暑	
24	惊蛰	140	白露	
34	春分	146	秋分	
40	清明	162	寒露	
46	谷雨	174	霜降	
56	立夏	184	立冬	
68	小满	198	小雪	
74	芒种	210	大雪	
86	夏至	214	冬至	
94	小暑	226	小寒	
106	大暑	234	大寒	



花儿在更替，而心灵是否将这芳香永驻，
由此“让这些完全相同的花朵具有永远不会
凋谢的青春”？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立春

2011年
96.5cm×89.5cm



立春
辛卯年

安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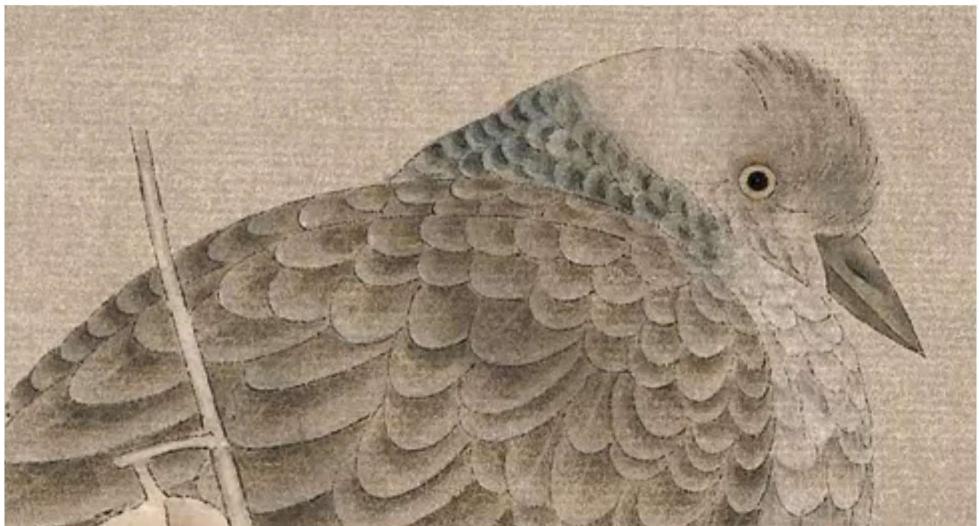


立春

窗下的海棠梢头站着一只戴胜鸟，居然有一刻静止不动，像是凝思地对着远处，但也就是一刻而已，很快就不停地转头弄尾，随之冠羽生出无数的变化，让我觉得这是无可比拟的美感。这种美感在瞬间产生，又在瞬间变换，无法捕捉。因为无法捕捉确实有点无奈，无奈的仅是我而已。之所以会产生无可比拟的美感，是因为职业的敏感，加之有表达的愿望，有能驾驭的表达方式，才会有如此的目光。

其实对这类美感作如此的反映，在现代背景下已不是时尚，“图式”“符号”等新的设计意味已替代对自然那种体验式的关照方式，那是过去式的昔日情怀了。也许我会有一点孤独，但没有一丝失落。因为我知道这份情怀有过它的辉煌，况且自然毕竟是一种生灵，对着生灵之物，你能感受，能捕捉，也能印证你自己，哪怕是顺从式的细辨过程间，可以让情绪缓缓地融入，也让心思有个安栖之处。

我很想能长久地返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里，也想尽量减少自己的虚荣与好胜心，但我能彻底做到吗？







“主流”“边缘”“观念”“理念”……层出不穷的新词汇，如一股涡流，无形地影响着人的心态。虽说当今信仰已弱化，该各自有一点独立的自我意识了，但经济大潮的悄然而至，在资本的驱使下，精神也可像商品似的营造一个价值趋向。资本正在形成一种话语权，并且在制造一种标准，影响一种心态。同样一件作品，没有价格也许可为垃圾，但一旦拉上一个天价，便成了深刻思想的化身。作品的本身需要金钱来注入思想，注入观念，金钱成了观念与思想最好的旁证。于是艺术已不是单纯的作品了，它与社会心理、营造心理纠缠在一起，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需要制造出一个符号，并将这一符号用现代的某种手段像催化剂一样注入脑细胞，改变细胞的自身分裂。

戴胜鸟仅停留片刻，已不见踪影，两只白头翁在蜡梅上翻转觅食，蜡黄的小花朵点缀在穿插得体的枝条间，偶尔残挂着赭褐色的枯叶，俨然成了一幅流动的宋画。有时我难清晰地分辨，到底是宋画让我这般地看到了自然，抑或是自然让我辨出了宋画的风采。这使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感官已与我所累积的经验叠合成一，也就是说我的视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视觉，而是沿着一条无形的轨迹在伸展。例如蜡梅旁沿墙仍有紫罗兰在开着，假如我来注视这紫罗兰，我所延伸的画面想象将是另一种积淀在意识里的画面。





传统、现代这两端似乎将我夹在一个缝隙之中，透过这一缝隙，我仍有一个天地。这一天地是自然，在它的身上时而泛出久远的前人那般精心刻画的轮廓，顺着这一轮廓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剔除杂质后而显出的那份纯真的音色。当我的思绪回荡在这一旋律时，几许光亮模糊了原先的轮廓，于是我冒出了一个想法：传统应该是我心目中的那些画，在意识中成了一篇半明半晦的文本。这影响我对自然的看法，或者说我在明晰的光线下观看一树梨花、一枝梨花、一朵梨花，它们是那么的现实，那么的清晰，它的生机包含了所有的优点和缺陷，此时会隐约泛出那篇半明半晦的传统文本，泛出浅淡的梨花有一丝幽冷，与我那实实在在的梨花仿佛是个倒影。我忽然觉得当下是一个现实，现实具有世态的生机，浅俗恰恰是生机的表现，如同当今的网络，当今的流行，当今的绘画无不展现这种原生态的生机。对比之下，我心中的那些古画，确实是生机的一个倒影，而水面则是一个心境，原生态在这一心境的水面上重新泛出了自然。当然，若干年后，眼下的现实又会被新的现实所替代，它也会留下一些倒影。

白头翁飞到了柰树上，柰树虽已掉尽组成大伞般的叶子，残余一串串似叶的子壳，在寒气中坚持不掉。我回想起它曾有的风采，那是十月起在茂密的叶丛中冒出泛白、泛黄也有玫瑰红的成团、成串，说花非花，称果非果的小花，其籽如梧桐籽一样贴在像叶的果荚边。如今已退尽韶华呈现枯褐色，稀薄的日光下有斑鸠栖息，呈现一幅清冽的画面，我将呈现的画面取名“立春”。





春光

2012年

177cm×120cm

